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九十九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六

南北朝

丁巳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年周天和四年齊天統五年春正月陳主頊立是為宣帝

陳安成王頊既以太后令入纂大統事具前至是遂即帝位復太皇太后為皇太后皇太后為文皇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太子

二月齊殺其太尉趙郡王叡

初和士開為世祖所親狎出入臥內遂得幸於胡后

及世祖殂齊主深委任之與婁定遠昭之子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和士開婁定遠趙彦深元文遙唐邕綦連猛高阿那肱胡長粲八人綦連氏出西方諸部猛字武兒代人高阿那肱善無人胡長粲國珍曾孫太尉趙郡王叡與定遠等皆言於齊主請出士開太后不可叡復令元文遙入奏齊主及太后召問士開對曰陛下諒闇伊始大臣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自翦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遙與臣俱受先帝任用可並用為州待過山陵然後遣之齊主及太后乃以士開為兗州刺史葬畢

八貴橫行干政士開尤為罪魁高叡定計出之是也乃以定遠貪餌墮術事隳垂成卒致定遠亦斥外叡且因之以死致齊政日壞直底滅亡是定遠之罪繼

太后欲留士開過百日俟卒哭也叡不許遂更見太后苦言之先是太后觴朝貴于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賄賂穢亂宮掖之罪太后曰且飲酒勿多言叡辭色愈厲投冠于地拂衣而起及是與太后言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論國家大事非為卮酒言訖遽出士開載美女珠簾詣婁定遠定遠喜士開因謂曰令當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齊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廢帝殷年號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因慟哭齊主太

浮於士開耳

后皆泣問計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于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旦日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謂曰入恐有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論執彌固出至永巷遇兵執送華林園拉殺之叡清正自守朝野冤惜之復以士開為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

夏四月齊以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名鳳昌黎人為領軍陸令萱穆提婆之母為女侍中穆提婆漢陽人為開府儀同三司祖珽為秘書監

齊主年少多嬖寵武衛將軍高阿那肱都督韓長鸞素被親狎阿那肱以謟佞為世祖所厚多令在東宮侍齊主由是自寵長鸞亦嘗侍衛東宮齊主數喚共戲最親愛之阿那肱累遷并省尚書令晉陽之尚書令也晉陽為并州故云并省長鸞累遷侍中領軍總知內省機密宮婢陸令萱以保養恩為女侍中引其子提婆入侍齊主朝

夕戲狎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令萱前坐其夫駱超謀叛配掖庭子提婆亦沒為奴齊主之在襁褓令萱養之謂之乾阿㜷令萱巧黠善取媚有寵于胡太后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之養子斛律后之從婢穆舍利有寵于齊主令萱乃為之養母因令提婆冒姓穆氏然和士開用事最久諸幸臣皆依附之齊主思祖珽士開亦以珽有膽略欲引為謀主乃棄舊怨與令萱言于齊主曰三帝之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祖孝徵之力也其人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可使且目已盲必無反心齊主乃召以為秘書監

秋八月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

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永定元年紇與父頠定廣州天嘉四年頠卒紇代為刺史至是凡十三年威惠著于百越自華皎叛陳主疑之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舉兵攻衡州陳主遣徐儉陵之子持節諭旨儉語紇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應儉還陳主乃遣車騎將軍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討之

冬十二月周陳復通好

洗氏能知大義洵為不愧巾幗至其子以太守潛通叛人即困母功貫罪足矣乃竟錫之通侯是何賞罰哉

庚寅（陳太建二年齊武平元年周天和五年）春二月陳人討歐陽紇斬之封陽春太守馮僕母冼氏為石龍太夫人（注見前）

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冼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至始興紇懼出頓洭口（水經注洭水逕含洭縣西右會溱水謂之洭口洭水即湟水溱水即始興大江含洭故縣在今韶州府英德縣）昭達破其水柵擒紇送建康斬之馮僕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

持節冊命洗氏為石龍太夫人賜以繡幰安車鼓吹麾節鹵簿如刺史之儀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陳師還

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字顯聖代人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城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度車糧昭達為長戟施于樓船上仰割之索斷糧絶遂攻其城下之梁主告急於周周使將軍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將兵救之昭達兵不利引還

冬十月辛巳朔日食

齊以蕭莊為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為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悒卒於鄴

辛卯陳太建三年齊武平二年周天和六年　春正月齊斛律光及周韋孝寛戰于汾北汾水之北周師敗績

先是周勲州刺史韋孝寛請築城于汾北時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孝寛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若棄之來圖汾北我必失地宜速

于華谷長秋築城以杜其意乃畫地形且圖其狀華谷在山西絳州稷山縣西北今為鎮長秋即漢長修故縣音訛為秋今日泉掌鎮在絳州西北宇文護不從已而齊斛律光出晉州道于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今華谷鎮南有故城光所築也龍門城在稷山縣北俗呼曰古城遂進圍定陽魏郡隋改文成金為吉州今州隸山西築南汾城在今吉州南以逼之至是光與孝寬戰于汾北孝寬敗光築十三城于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已而周人取齊宜陽等九城光帥步騎赴之與周師戰于宜陽城下取建安等四戍而還

楊素在周既陰結隋文而移周祚在隋又勸立煬帝以速隋亡[illegible]忠孝之志失之鄙夫類得云無

夏四月戊寅朔日食

六月齊段韶圍周定陽克之獲汾州刺史楊敷字文衍愔族子

齊段韶圍定陽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曰此城三面重澗皆無走路惟慮東南一道耳乃令壯士千餘人伏于東南澗口城中糧盡敷走伏兵擊擒之遂取汾州敷至鄴不屈未幾卒其子素以父守節未蒙贈謚申理再三周主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周主壯其言贈敷大將軍謚曰忠壯素少多才藝及是漸見禮遇命為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周主曰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曰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

富貴也楊敎子素字處道

秋七月齊琅邪王儼殺和士開九月齊主殺儼

和士開威權日甚朝士無恥者或爲之假子士開患傷寒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適一士人往參請先嘗之一飲而盡黃龍湯年久糞汁也治大熱病與穆提婆俱專權奢縱琅邪王儼意甚不平二人忌之出儼居北宮時儼猶帶中丞士開等又欲出之于外治書侍御史王子宜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搆何可出宮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殺之何如子琮心

欲廢齊主而立儼因勸成之儼令子宜彈士開罪請禁推收禁而推鞫之也子琮雜他文書奏之齊主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使收士開送臺儼斬之儼黨因逼儼帥軍士三千人屯千秋門齊主使劉桃枝召儼儼欲誘陸令萱而殺之因對曰尊兄若赦臣請令姊姊來迎姊姊謂令萱也齊諸王皆呼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令萱聞之戰栗齊主乃急召斛律光光聞儼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所為固自不似凡人入見齊主齊主帥宿衛

者受甲將出戰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臣妾呼天子曰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齊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光就儼執其手彊引以前請于齊主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稍長自不然願寬其罪齊主拔刀鐶築其辮頭良久乃釋之收庫狄伏連王子宜等支解之太后責儼儼曰馮子琮教兒太后遂殺子琮已而陸令萱說齊主曰人稱琅邪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

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之計齊主未決以問侍中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齊主乃携儼之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時儼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既而贈儼楚恭哀帝以慰太后心

冬十月齊主幽其太后胡氏于北宮

齊胡太后出入不節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遂幽太后于北宮太后或為齊主

珽少無行於既召還而怙終尤甚撰元魏弊政以售其訣附之說恣廉鮮恥自以固寵拂衆為得計不踰時而下牀之譖陷即隨之鵠死北徐身名遺臭小人之炯鑒若此何後世猶有黨容媼以求媚者哉

設食齊主亦不敢嘗

壬辰 陳太建四年齊武平三年周建德元年 春二月齊以祖珽為左僕射

胡太后既幽北宮珽引魏保太后故事 魏太武帝始光初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 欲立陸令萱為太后且謂人曰陸雖婦人然實雄傑女媧以來未之有也令萱亦謂珽為國師由此得左僕射

三月癸卯朔日食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衛盛于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横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衛公直有怨于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右宮伯（後周有左右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太祖族子）內史（周官受周知制）下大夫王軌（太原祁人）右侍（後周倣周官侍御置）上士宇文孝伯（字胡三深之子）謀之周主每于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不納因

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禮記天子搢珽鄭康成曰珽亦笏也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字休因紹遠之子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初宇文孝伯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即位欲引至左右託言欲與講習故護弗之疑孝伯為人沉正忠諒朝政得失外間細事無不聞之至是以為車騎大將軍護之未敗也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自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誅之及護誅周主閱其書記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政歸權周主命賜粟帛遷大中大夫　稍伯後周官蓋周官稍人之職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仕梁江陵陷入長安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雖遷冢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于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裴文舉字道裕聞喜人衛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既不得殊怏怏更請為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

用爲大司徒

夏六月齊主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以祖珽知騎兵外兵事

祖珽勢傾朝野斛律光惡之謂諸將曰邊境消息兵馬處分盲人全不與吾輩語恐誤國事珽覺之私賂光從奴問之奴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入國必破矣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齊主賜提婆晉陽田光言于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

時稱光在蕃不
嘗如南朝之待
道濟然後隣國
得以行反間者

以擬冠敵令賜提婆無乃闕軍務乎由是祖穆皆怨之斛律后無寵珽因而間之光弟羨為幽州刺史亦善治兵突厥畏之謂之南可汗光雖貴極人臣性節儉不好聲色杜絕饋餉不貪權勢行兵效其父金之法嘗為士卒先士卒有罪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木不扶自舉令諜傳之于鄴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珽與陸令萱因解

亦因蕭摘同器讒說交陌且紫陌駐營猜嫌久蓄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信哉

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珽饒舌老母似謂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光之字聲震關西豐樂羨之字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主謠言甚可畏也齊主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遂寢會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逼帝城將行不軌先是光自宜陽還未至鄴齊主敕使散兵光以軍士未得慰勞表請宣旨遂至紫陌駐營齊主惡之故士讓以此為言家藏弩甲僮奴千數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召珽告之珽請遣使賜以駿馬光必入謝因而執之齊主如其言光入至涼風

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仆顧曰桃枝常為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三力士拉殺之血流于地剗之迹終不滅于是下詔稱其欲反并殺其二子珽使二千石郎邢祖信簿錄光家得弓十五宴射箭百刀七賜矟二珽問更得何物祖信曰得棗枝二十束擬奴與人鬬者不問曲直祖杖之一百珽大慚及出人尤其抗直太過祖信慨然曰賢宰相尚死我何惜餘生遣中領軍賀拔伏恩乘驛捕羨至幽州門者白使人衷甲馬有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拒也出見之伏恩執而殺之及其五子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

事齊主常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周主聞光死為赦其境內

八月齊廢斛律后為庶人

秋九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月齊立昭儀穆氏即穆舍利為右后

先是齊斛律后廢齊主立昭儀胡氏為后后胡太后兄女也太后自愧失德求悅于齊主先飾后置宮中令齊主見之齊主果悅納為昭儀及斛律后廢陸令萱欲立穆夫人太后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為姊妹令萱不得已乃與祖珽白齊主后遂得立未幾胡后寵衰令萱使人行厭蠱之術胡后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惡之令萱一日忽以后服被穆昭儀

坐之帳中謂齊主曰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齊主乃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已而令萱譖胡氏于太后太后大怒呼胡氏立剃其髮送還家尋以穆氏為皇后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木杆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分立爾伏可汗統東面步離可汗統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齊亦厚賂之佗鉢益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阿史那后無寵于周主神武公

竇毅尚襄陽公主生女尚幼密言于周主曰今齊陳鼎峙突厥方彊願舅抑情慰撫以生民為念周主深納之竇毅字天武幟兄子女即唐高祖之后

癸巳陳太建五年齊武平四年周建德二年

春正月齊以高阿那肱録尚書事

阿那肱與穆提婆韓長鸞共處衡軸號曰三貴蠹國害民日月滋甚長鸞尤疾士人朝夕惟事譖訴常帶刀走馬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朝士咨事莫敢仰視

齊置文林館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顏之推（字介琅邪臨沂人）同判館事共撰修文殿御覽

夏四月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梁置四中將軍班四征上）淳于量（字思明濟北人）位重共署推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

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注見前都督黃瀵𧈧字仲昭巴山新建人𧈧巨俱反出歷陽齊遣軍救歷陽瀵𧈧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于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適足為吳人之餌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于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于頊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為彥深歎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

不見從持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源文宗名彪以字行于恭之子趙彥深封宜陽王故文宗稱爲王

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爲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彀弓未發摩訶擲銑鋧小鑿也銑蘇典反鋧典反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

之于是齊軍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胡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于是瓦梁北齊郡今曰瓦梁壘在江寧府六合縣西盧江歷陽合肥注俱見前皆降于瀵氈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梁郡隋改縣曰宿松今屬安慶府齊昌注見前爪步胡墅俱在今六合縣等城亦降于陳已而陳又克齊灊口及巴青州山陽廣陵等城灊口城在今漢陽府黃陂縣古灄水入江之口巴州北齊以西陽郡置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餘注俱見前

五月齊以祖珽為北徐州（魏置齊移治琅邪今山東沂州府是）刺史

珽既執政頗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中丞麗伯律（麗姓伯律名）令劾主書（魏置中書屬）王子冲納賂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及令萱令萱聞而懷怒釋子冲不問珽由是日益疎諸宦者更共譖之齊主以問令萱令萱下牀拜曰老婢應死孝徵大是奸臣人實難知齊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偽出恩敕以為受賜）等十餘事齊主以嘗與重誓故

不殺出刺北徐州珽至州會有陳師州人多叛應之穆提婆欲令城陷不遣援兵珽且戰且守叛者散退尋死于州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蘭陵王長恭貌美而勇以邙山之捷齊敗周師于洛陽長恭為軍事具前威名大盛武士歌之為蘭陵王入陳曲杜佑曰作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齊主忌之其所親尉相願代人標之子謂曰朝廷忌王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之而未能退及江淮用兵恐復為將有疾不療齊主酖殺之

秋八月周太子贇即宣帝納妃楊氏劉友益曰此著隋篡之始妃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昵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于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歛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尉遲運迥之弟綱之子樂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北魏東徐州也治下邳亦曰南徐州下邳注見前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皮景和琅邪下邳人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陳諸將以堅城未拔大援在近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疾攻一鼓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素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麾下在明徹軍見者皆欷歔不能仰視爭為請命及致給資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

其血而去間者莫不流涕齊主聞壽陽陷頗以為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為左右嬖臣因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飲鼓舞以皮景和全軍而還賞之陳以明徹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前已請降今復取之淮陰朐山注俱見前濟陰東魏僑郡故城在今泗州盱眙縣濟南徐州胡三省注濟當作齊書齊南徐以別于京口之南徐等城陳懸

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瑒瘞琳于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于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武給轀輬車以葬之義故胡三省注故舊以義結者

甲午五年周建德三年陳太建六年齊武平春正月周詔齊公憲等皆進爵為王

二月壬午朔日食

三月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羣臣表

請累旬乃止及葬周主既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先是衛王直譖齊王憲言其喪次飲酒食肉無異平日周主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以吾故同袒括髮汝親太后之子時承慈愛但當自勉何論他人及既葬周主如雲陽直以怨憤遂與其黨作亂尉遲運擊敗之伏誅

夏五月周廢佛道教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為次釋為後至是
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
非祀典所載者悉除之尋立通道觀以壹聖賢之教
冬十二月陳以孔奐為吏部尚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見精敏不受
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齊殺其南陽王綽字世通世祖之子
綽刺定州喜為殘虐嘗見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

綽既以殘虐逮繫宥之已為失刑及問其聚蠍置狙為樂尤而效之裸人恣螫以供娛噱天性慘毒非復人類矣高歡積世濟惡遺孽固應日下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刼洵不爽也

主鎖詣行在至而宥之（齊主問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蠍于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齊主即命索蠍置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號叫宛轉齊主與綽臨觀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由是有寵）拜大將軍韓長鸞疾之使人誣告其反殺之

（乙陳太建七年齊武平未六年周建德四年）春二月丙戌朔日食

三月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伊婁魏十姓之一謙字彦恭鮮卑人）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為新巧

先為胡后造珠裙袴所費不可勝計為火所焚尋復為穆后營之旣而穆后寵衰其侍婢馮小憐大幸拜為淑妃坐則同席出則並馬誓同生死

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為修德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于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為樂

以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

舊蒼頭劉桃枝等皆開府封王其餘歌舞人見鬼人等濫得富貴者殆將萬數庶姓封王者以百數開府千餘人儀同無數乃至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皆食其祿

見鬼人巫覡輩也

一

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為守令者率皆商賈競為貪縱民不聊生

周主謀伐之韋孝寬上䟽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舊為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其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

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三鵶即魯陽關在今河南南陽府南召縣東北與汝州魯山縣界萬春周齊分界處唐于此置縣故城在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内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為先對曰齊氏沉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于齊以觀釁其叅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錦繡纂組之害女紅漢景詔最得抑末崇本之要必舉而焚諸門外則近於矯飾好名天下之錦豈可盡焚哉上不以誠感而望下以誠應其可得乎

夏四月陳焚文錦于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于雲龍門外焚之

秋七月周主伐齊克河陰本漢平陰縣三國魏更名隋省故城在今河南府孟津縣攻金墉不克而還

周主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舊洛水入河之口在河南府鞏縣南有城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傳

伏太安人自永橋城名在懷慶府武陟縣西夜入中潬城在懷慶府孟縣胡三省曰河陽有三城南城北城中潬城是也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中山人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冬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丙申陳太建八年齊隆化元年周建德五年

春二月周遣其太子贇伐吐谷

渾周主命太子廵撫西土因伐吐谷渾大將軍王軌

官正宇文孝伯從行至伏俟城注見前而還太子在軍

多失德官尹鄭譯字正儀儼兄子王端等皆有寵軍還軌等

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已而太子復召譯戲

狎如初

夏六月戊申朔日食

陳太子詹事江總免

初陳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詹事孔奐曰江有潘陸

父名泰即不宜為太子詹事與韓愈諱辯所譏無异叔寶支辭悖理陳宣聽之何耶

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不可太子深以為恨自言于陳主將許之奐奏曰江總文華之士太子文華不少豈藉于總顧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陳主曰然誰可者奐曰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曰廓父名泰字仲通僧虔之孫不宜為太子詹事奐曰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太子因爭陳主從之總遂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陳主怒免

總官

冬周主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周主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于是自將伐齊

至晉州遣內史王誼字宜君洛陽人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

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于天池在今

忻州靜樂縣西南唐于此置縣宋省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太

家正為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暮使至則平陽已

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

軍至平陽聲勢甚盛周主欲避其鋒以梁士彥字相如安

定烏氏人為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不

克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敕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

人以木非塞之城遂不下　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于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在平陽府東北高梁城下齊主意未決諸内叅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于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

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于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為有功將立為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禕翟等至是遇于中塗齊主為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　洪洞北齊鎮隋為縣今屬平陽府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欲自晉陽向北朔州注見前以安德王延宗為并州刺史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為社稷勿動臣為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

官多散乃回向鄴稍提婆西奔周軍陸令萱自殺周主以提婆為柱國詔諭齊臣曰若遠天命官爵有加自是降者相繼并州將帥請于延宗曰王不為天子諸人實不能為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遂即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畧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既捷飲酒醉卧延宗不復

能整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為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于是大赦削齊亂制收禮文武

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將幽州兵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為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勱將兵衛太后太子還鄴謂齊主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于卒伍猶未離心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任城王湝高祖第

十子高勱敬徙清河王岳子斛律孝卿太安人羌舉之子

丁酉陳太建九年齊幼主恒承光元年周建德六年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春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齊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恒獲之遂滅齊北齊自顯祖至後主亡凡五主共二十八年

齊望氣者言當有革易齊王引高元海等議禪位太子于是太子恒即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為太上皇帝廣寧王孝珩求拒周師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

安生既號通經豈其未聞大義國破而掃門以待異姓綱常之謂何安車駟馬之賜上下益兩

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漁陽人）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使將軍尉遲勤（代人綱之子）追齊主

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聞周主入鄴遽令掃門語家人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

失之

以自隨又遣侍臣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慰諭之引入宮訪以齊事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緯留胡太后于濟州使高阿那肱守關　即碻磝關注見前　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恒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尚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周主詔故斛律光等宜追加贈謚并為改葬子孫

隨蔭叙録田宅沒官者還之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此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至長安置緯于前列其王公等于後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于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為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與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辯理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

二月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于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湝

傅伏始拒周人之招慷慨自誓若確乎不可屈撓者及聞齊主成擒而惝然改節拜爵不辭與所稱有死無二毋乃相戾以忘孝責子之言豈

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湝遂戰敗與孝珩俱被執　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為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先是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及聞并州陷乃降周東雍州行臺傅伏不下周主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賜伏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又遣高阿那肱名伏伏知齊主已被擒仰天大哭然後出降周主謂曰何不早降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為齊臣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為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授上儀同大將軍

東雍州魏置今山西絳州是

梁主朝周于鄴

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周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子賜反饋之芻米也致饔饔餼也熟曰饔腥曰餼設九儐主副也九介賓副也受享于廟享獻之禮于廟受之三公三孤六卿致食音飼饋賓及其從勞賓慰問之也還贄執圭為贄既見還之致享享讌也皆如古禮

周詔舉山東明經幹治者

周主西還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一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已而周主以李德林為內史上士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

夏五月周主毁其宫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為事窮壯麗有踰清廟可悉毁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并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以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

布被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

秋八月周定權衡度量

詔頒之四方又行刑書要制羣盜贓一匹及正長五家為保保有長保五為閭閭有正隱五丁若地頃以上皆死時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今無其時恐非實錄詔焚之

冬十月陳司空吳明徹侵周圍彭城

陳主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北伐

至呂梁注見前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明徹擊

破之士彦嬰城自守明徹圍之陳主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陳主怒以為沮衆免官削爵土

十一月己亥晦日食

十二月齊范陽王高紹義顯祖第三子稱帝北邊

先是齊亡范陽王紹義至馬邑北朔州治肆州以北皆應之紹義引兵欲南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遂奔突厥佗鉢可汗甚愛重紹義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隷之營州魏置治和龍注見前刺史高寶寧齊之疎屬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

鄴都既陷周主遣使招之不應至是寶寧上表勸進于紹義紹義遂稱帝改元武平以寶寧為丞相突厥舉兵助之已而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東平公宇文神舉擒斬昌期紹義還入突厥寶寧救范陽未至聞昌期死還據和龍紹義後為突厥所誘執送周人徙死蜀中

戊戌陳太建十年周宣帝贇宣政元年春二月周大將軍王軌救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環列舟艦攻之甚急周遣王軌救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

兵薄堅城而敵
人遏其歸路急
則可解援則腹
背受困理勢判
然明徹胷無成
見貌為鎮靜再
阻摩訶突圍之
舉直至水淺舟
舟來乎[illegible][illegible]所
淵為[illegible][illegible]退路
安在[illegible][illegible]潰而
死豈足以償其

沈之清水即泗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恟懼蕭摩訶言
于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未立請往
擊之不然吾屬皆為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陳將
軍事也長筭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
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摩訶復請曰今
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帥步
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
公安達京邑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為總督必須身

居其後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明

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

軌引兵蹙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没于周獨

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字奉誠汝陰人周羅睺字公布尋陽人全軍得

還陳主聞明徹被執即日召蔡景歷以為諮議參軍明徹憂憤而死

三月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皁紗全幅向後襆髮仍裁為四脚

夏五月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六月殂太子贇立是為

宣帝以鄭譯為内史中大夫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宫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朔殂（謚武皇帝廟號高祖葬孝陵）太子即位即逞奢欲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宫人逼而幸之）超拜鄭譯為内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即吉樂運以為葬期既促事訖即除太為汲汲不從

周主贇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主以齊王憲屬尊望重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為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為不忠之臣陛下為不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疎之乃與于智謹之子鄭譯等謀密使智告憲有異謀遣孝伯召憲入殿伏壯士執之憲自辯理周主使智證之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既而歎曰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老母

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于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李綱以死自誓終無撓辭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李綱字文紀勃海蓨人

閏月周立后楊氏

秋七月周以后父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

初周內史王軌嘗言于高祖曰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堅父忠賜姓普六茹氏貌有反相高祖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堅聞之懼深自晦匿齊王憲亦言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高祖以問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隨公正是守節人耳來和字孔順長安人至是堅

以君盟臣來周弊政陳宣國方强盛無端而盟及羣臣豈逆見叔陵狡險他日將為不軌欲以此潛消其逆謀乎顧不能戢誠防閑復畀以主盟之任後此樂刀抽斫未必非戴書階之厲也

以后父故有是命

九月陳主及其羣臣盟

陳主立方明壇于婁湖以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陳主第二子為王官伯盟百官自幸婁湖誓衆分遣大使頒下四方以相警戒

己亥陳太建十一年周靜帝闡大象元年 春正月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為太重除之又數行赦宥由是民輕犯法既而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

諫欲為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為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酺于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陳殿前日夜不休多娶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沉湎旬日不出于是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周主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寛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為樸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即治其罪阻獻書之路其八元象垂誡不修布德政若不革玆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

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嚴（字君山洛陽人）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二月周主殺其徐州總管王軌及宮正宇文孝伯

周主之在東宮也高祖慮不堪承嗣御之甚嚴王軌

因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又因内宴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及周主嗣位鄭譯等用事軌聞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但忠義不可虧正可于此待死冀千載後知吾心耳周主從容問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軌之先為元魏護烏丸校尉故稱烏丸王氏宇文孝伯謂吐谷渾之役事具前因言捋鬚事周主遣使殺軌元巖不肯署詔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不聽巖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周主曰汝欲黨軌邪巖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周主怒

人君代天理民未有不敬天而克享天位者宇文贇乃以天元

使閽豎搏其面軌遂死巖亦廢于家　顏之儀字子升見遠之孫　他日周主託以齊王憲事讓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于社稷為羣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命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俛首不語命將出賜死于家

周主贇傳位于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　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旗皆倍常制以樽彝珪瓚飲食

自稱妄比上帝狂悖褻慢能不干天怒以速殄滅耶尹起莘謂其痞不能言為天何言哉之報則失之鑿矣

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令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犯者皆改之游戲不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撻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于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

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冬十月周主贇復佛道像

天元與二像並坐大陳雜戲令士民縱觀又集百官宮人外命婦大列妓樂作乞寒胡戲乞寒亦曰潑寒西域之樂

十二月周取陳江北地

周行軍元帥韋孝寬侵陳克壽陽及廣陵遂取陳江北地南北克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晉州梁置今安慶府是陽平晉郡故城在今鳳陽府靈壁縣馬頭宋郡故城在今鳳陽府懷遠縣沛梁南沛郡故城在今泗州天長縣北譙東魏郡今滁州全椒縣是南梁梁郡故城在今鳳陽府壽州譙州東魏置治渦陽今潁州府蒙城縣是餘注俱見前

庚子陳太建十二年周大象二年春三月周主贇立五后

先是周天元立妃朱氏吳人闡之母為天元帝后已又改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

與天元皇太后楊氏凡四后至是將立五后以問小宗伯辛彦之秋道人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博士何妥字棲鳳西城人曰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天元大悅免彦之官以陳氏為天中太皇后尉遲妃為天左太皇后造下帳五使五后各居其一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

夏五月周主贇殂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宫

周天元昏暴滋甚楊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

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堅龍顏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傾心相結及是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博陵望都人）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臥內欲囑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闡幼冲以堅后父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後周置掌御飾）柳裘（字茂和世隆之曾孫）內史大夫韋謩（京兆人）御正下士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謀引堅輔政（堅不敢當昉曰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

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
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遽署之
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
趙王名招字豆盧突太祖子合膺重寄公等奈何欲以神器假
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
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
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
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疆後周郡治合川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縣郡

守于是乃發喪上宣帝謚葬定陵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后朱后為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為尼以楊堅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以聽時衆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字子徵辯弟子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內史下大夫高熲字昭元勃海蓨人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畧堅引為司錄時漢王贊字乾依高祖子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送贊說之歸第曰待事寧

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堅革宣帝苛酷之政更為寛大删畧舊律作刑書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悦之堅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獨孤夫人亦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獨孤夫人信之女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相州討楊堅堅遣韋孝寛將兵擊之

堅以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寛為相州總管迥知堅將不利于周室謀舉兵討之集

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跡暴于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衆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天元時諸王咸就國及堅秉政恐諸王在外生變因徵入朝堅以鄖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迥移書于其弟子青州總管勤勤表送其書尋復從迥于是迥及勤所統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于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鐶金帶遺堅十三鐶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為懷州

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積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于堅　尉斗郎熨斗也

李渾字金才穆少子李崇字永隆賢之子

周楊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楊堅殺趙王招越王盛（字立久突高祖子）

先是周畢王賢（字乾陽世宗子）謀殺堅事泄堅殺賢及其三子至是趙王招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于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冑（魏濮陽王順之孫）坐戶側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冑進曰相

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戸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都督李圓通常保護之由是得免已而堅又殺陳王純及代王達滕王逌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陳王純字堙智突代王達字度斤突滕王逌字爾固突俱太祖子

秋八月梁遣使如周

梁使中書舍人柳莊字思敬解人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猥蒙顧託當

相與共保歲寒耳時周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應相州益州總管王謙亦起兵于蜀梁諸臣俱勸梁主與尉遲迥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尉遲迥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莫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然之已而消難以衆奔陳王謙為梁睿所敗被殺高阿那肱為謙將睿并斬之鄖州本西魏安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德安府是山南漢沔之地在終南太華之南故曰山南王謙字敕萬雄之子梁睿字恃德禦之子

周尉遲迥兵敗自殺

先是周韋孝寬引軍壁于武陟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與尉遲

迴隔沁水出山西沁州沁源縣羊頭山流至武陟縣入于河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字孝詢崇之兄密啓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彦等並受迴金堅憂之與李德林謀欲遣腹心一人往監諸軍使觀情偽劉昉鄭譯皆辭堅不悅司錄高熲請行堅大喜即遣之及是熲至軍為橋于沁水迴子魏安公惇軍沁東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却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

迴卒十三萬陳于城南迴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字仲樂貴之子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迴擲弓于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迴起兵六十八日而敗孝寬分兵悉平關東勤走青州追獲之堅以其初有誠款特不之罪

冬十月甲寅日食後周書北史俱不書朔晦

十二月周楊堅自為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辛陳太建十三年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丑文帝楊建開皇元年是歲周亡隋代凡三國

春二月周楊堅稱皇帝是為隋文帝本襲封隨公故國號曰隨以周齊不遑寧處乃去之作隋以辵訓走故也之本作辵音綽

庚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于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即皇帝位後周自愍帝至靜帝凡五主合二十五年

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

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滎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為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隋主謂曰卿亦悔不對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隋主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為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 載下大夫胡三省注載下逸師字後周置載師屬地官有中大夫下大夫息州後周改魏東豫州置今光州息縣是滎氏出周滎公後建緒北平無終人李淵昞之子即唐高祖

隋改官名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勸隋主除周六官依漢魏之舊于

是置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及尚書（設令左右僕射無所不統）門下（置納言給事等官）內史（置監令等）秘書（領著作）內侍（皆宦官）五省御史（主彈劾）都水（主作造）二臺太常等十一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國子將作）左右衛等十二府（皆軍府）以分司統職又置上柱國至都督十一等勳官（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皆有上凡八等都督有大有帥凡三等）以酬勤勞特進至朝散大夫（特進左右光祿金紫銀青光祿及朝議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文武之有德聲者改侍中為納言（已而改度支尚書為民部都官尚書為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

既知預政之漸不可開則所為方輦而進及使宦官伺政獨非牝雞之晨乎至於聽納讒言潛勇立廣蜀政又安得辭其過耶

部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隋修廟社

尊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妣呂氏為元明皇后社稷並列于含光門內之右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為二聖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于皇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

頗政或從此為漸不可開其源也都督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而已

隋立世子勇（字睍地伐）為太子諸子皆為王廣（一名英第二子即煬帝）為晉王俊（字阿祇第三子）為秦王秀（第四子）為越王諒（字德章第五子）為漢王

隋廢周主闡為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為樂平公主

初劉鄭矯詔以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

不平形于言色及禪位愈憤惋隋主愧之眈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公主誓不許乃止

隋主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隋主族子後更名雄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隋徵蘇威字無畏綽之子為太子少保

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威言是矣然威父即仕周威乃辭

威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彊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為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為邳公以威襲爵尋兼納言度支尚書

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威嘗言于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

刷拜而致身於篡周之隋室移孝作忠之義安在隋文北之商山四晧此特用以目文而已

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隋主深然之

夏四月隋放散樂禁雜戲

五月隋主堅弒介公闡謚曰周靜帝

秋九月隋鑄五銖錢

初周齊所鑄錢凡四等齊天保初改置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後周保定初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建德中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象初又鑄永萬國錢以一當千及民間私錢名品甚衆鄴中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有青薄鉛錫之別梁益雜用古錢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輕重不等隋主患之更鑄五銖錢背

譯與劉昉贊成隋禪未幾譴斥誅夷曾不旋踵留世為不道之臣戮朝為不孝之鬼二語尤足令亂國奸諛寒心破膽

面肉好皆有周郭每一千重四觔二兩悉禁古錢及私錢不如樣者沒官銷毀自是錢幣始一民間便之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譯以上柱國歸第先是譯辭監軍隋主漸疎之敕官屬不得白事于譯譯懼遂求解職自以被疎陰呼道士醮章祈福婢告以為巫蠱譯又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于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為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冬十月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字德表邃之孫）等更加修定政練習典故達于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轘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羣臣議）請（請上）減（罪有可原減本科）贖（以銅贖罪）官當（罰官品以當其罪）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

仍不為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隋主覽刑部奏獄數猶至萬以律尚嚴密故蘇威及牛弘更定之刑網簡要踈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本姓尞父允仕魏賜姓牛氏

隋以梁彥光字修芝安定烏氏人為相州刺史房恭懿字慎言洛陽人為海州東魏置今隸江南刺史

初彥光為岐州魏置今陝西鳳翔府是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為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彥光居

部如岐州法因目彥光為著帽錫隋主聞之免彥光官彥光請復為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于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　著帽錫錫軟而甘言其柔善也

新豐令房恭懿政為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

位于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木杆之子）及卒國人以大邏便母賤菴邏實貴竟立為嗣大邏便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逸可汗之子）國人共迎立之號沙鉢畧可汗居都斤山（在漠北）菴邏降居獨洛水（亦在漠北）稱第二可汗沙鉢畧以大邏便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畧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畧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先是周與突厥和親以趙

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及隨主立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為周復讐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代隋隋主峻長城命虞慶則鎮并州屯兵以備之

壬寅　陳太建十四年　隋開皇二年

春正月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是為後主

叔陵性苛刻狡險為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第五子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陳主第四子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

抽刲藥刀斫之中項悶絶于地柳后來救又斫之叔堅手搤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為亂兵所殺太子即位謚陳主曰

孝宣皇帝廟號

高宗葬顯寧陵

隋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先封越以為益州總管因徙封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涖南面盛選僚佐以王韶字子相太原晉陽人李雄字毗盧趙郡高邑人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綠人總晉王府軍事元巖為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覩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為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

陳遣使請和于隋

先是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及是陳高宗殂嗣主新立遣使請和于隋高熲奏禮不伐喪隋乃詔熲班師

夏六月隋作新都于龍首山注見前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度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元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

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下之心為遷徙之計隋主

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

山

癸卯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春二月己巳朔日食

陳以毛喜為永嘉內史

陳主之即位也病創不能視事政皆決于長沙王叔堅已而創

愈置酒自慶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

召與言吉事時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陳主已醉

乃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陳主醒謂江總曰喜賓無疾但欲非我所為耳欲殺之不果以為永嘉内史

三月隋遷于新都

隋新都成命曰大興城徙都之今西安府隋大興城也唐曰京城唐書地理志京城前直子午谷後枕龍首山左臨灞岸右抵澧水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為二十日調絹為二

李渷名將也張
空奉以應敵尚

文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隋詔求遺書

秘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為國之本莫此為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夏四月隋遣元帥衛王爽字師仁隋主之弟伐突厥大破之

突厥數為隋寇先是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控弦之士四十萬入長城尋入

且戰且行乃謂轉戰三晝夜士卒徒搏以當四十萬控弦之衆手皆骨見而尚能殺賊逐虜實理之所必無此蓋長孺撫敗飾功妄言之而輕信之作史者遂據為奇談耳觀於李充突厥紐於驕勝云云其矛盾可立辯

蘭州隋行軍總管達奚長孺與之遇且戰且行轉鬭三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乃解去已而突厥又寇武威等七郡 達奚長孺字富仁代人 至是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為國安危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嘗未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于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

李充龍西成紀人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充節等出朔州道與沙鉢畧可汗遇于白道胡三省注朔州長城北有白道嶺充言于爽曰突厥狃于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為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而遁其軍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字羅雲武威人出盧龍塞注見前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為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秋八月丁卯朔日食

冬十一月隋罷郡為州

兵部尚書楊尚希華陰人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吏既衆資費日繁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宜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以為請隋主從之罷郡為州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尚虛詔西自蒲陝蒲州注見前陝州後周置今隸河南東至衛汴衛州後周置今衛輝府是汴州後周改齊梁州置今開封府是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于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西魏置今屬同州府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隋杞州隋置尋廢今開封府杞縣是刺史和千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字幼文仲禮之子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而定天

人主一日二日萬幾政要所關安問巨細惟不急之防職有司存耳倘高語垂拱之名而浸啓廢弛之漸國政將奚賴焉柳彧之言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

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千子為杞州刺史千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千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涖衆非其所解若令刺舉所損殊大隋主善之千子竟免

或見隋主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英過唐虞然皆勞于求賢逸于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

甲辰陳至德二年隋開皇四年　春正月甲子朔日食

隋頒甲子元歷

前華州刺史張賓儀同三司劉暉所造詔頒行之

二月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初周遣長孫晟（字季晟覽從子）送千金公主于突厥突厥留之竟歲晟因悉知其山川形勢部衆彊弱及還上書隋主請密運籌策以離諸部（晟以為玷厥之于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攝圖之弟處羅侯姦多勢弱曲取衆心阿波首鼠介在其間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

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又引處羅遣連奚霫俾攝圖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因而乘釁討之可一舉而空其國矣 玷厥即達頭攝圖即沙鉢畧處羅侯號突利設奚即庫莫奚東胡別種霫先立反奚之別種

隋主省書大悅皆納用焉 遣太僕元暉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至引居沙鉢畧使上又使晟齎幣賜奚霫契丹至處羅侯所誘之內附也 元暉字叔平洛陽人契丹汪見前

由是諸部果相貳晟復縱行反間達頭阿倩阿波沙鉢畧遂連兵不已 阿波與涼州總管竇榮定相拒屢敗晟時為偏將遣使謂曰攝圖阿波兵勢不敵今攝圖日勝而阿波不利攝圖行滅北牙矣何不與隋連和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畧聞之遂襲破北牙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

怒遣阿波帥兵而東與沙鉢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日彊沙鉢畧部衆多叛歸之竇榮定熾從子至是達頭請降于隋

夏六月隋作廣通渠即漢漕渠故道隋復開之今堙

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淺不常漕者苦之詔宇文愷字安樂忻之弟鑿渠引渭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漕運通利關内賴之

秋九月隋詔公私文翰並宜實録

隋主不喜辭華故有是詔治書侍御史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詞遂成

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之相高朝廷以之擢士故其文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而州縣仍踵弊風躬仁孝之行者不加收齒工輕薄之藝者舉送天朝請加釆察送臺推劾又言士大夫矜伐干進無復廉恥乞明加罪黜以懲風軌詔以其奏頒示四方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魏三祖謂曹魏太祖高祖烈祖

隋與突厥和親

突厥沙鉢畧可汗數為隋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更封以為大義公主沙鉢畧遣

使致書自稱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沙鉢畧
可汗隋主復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畧可
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畧婦翁今日視沙鉢
畧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畧也
于是遣僕射虞慶則往使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畧
陳兵坐見慶則稱疾不能起長孫晟曰突厥與隋倶
是大國天子但可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
鉢畧笑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于首既而大慙
與羣下聚哭慶則要以稱臣沙鉢畧謂左右曰何謂
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畧曰得為大隋

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馬千匹以從妹妻之
冬十一月隋遣使如陳
隋主遣薛道衡字元卿汾陰人聰之孫等如陳戒之曰當識朕
意勿以言辭相折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舊址在今江寧府故臺城中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沉檀為
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玩瑰麗近古未有其
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陳主自居臨春張

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僕射江總雖為宰輔不親政務日與都官尚書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艷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畧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陳主怠于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賣官鬻獄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

而譖之于是大臣皆從風謟附孔範與孔貴妃結為兄妹陳主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輙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嘗事陳主于東宮大被親幸薦所善沈客慶陽惠朗徐哲暨惠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督責苛碎聚歛無厭闗市之稅歲入數十倍士民嗟怨陳主大悅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過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乙巳（陳至德三年 隋開皇五年）春正月戊午朔日食

隋頒五禮

禮部尚書牛弘所修也

社倉義倉在官有在官之弊在民有在民之弊然在官者法立而易行在民者地涣而難察司牧者誠奉行以實使在官不為胥吏侵漁在民不為鄉保耗蠹庶乎民食有裨且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夏五月隋初置義倉

工部（通鑑作度支隋書食貨志作工部考開皇元已改度支年為民部通鑑疑有誤今從隋志）尚書長孫平（字處均儉之子）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百家有里里有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梁主巋殂太子琮（字溫文）立

巋孝慈儉約境內安之（諡孝明皇帝廟號世宗）

秋八月突沙鉢畧可汗遣子入廟于隋

突厥阿波可汗寢彊諸胡皆附號西突厥沙鉢畧既與阿波有隙又為達頭所困復畏契丹遣使告急于隋請將部落度漠南隋主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服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畧因擊西突厥破之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屈膝稽顙求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眞入朝自是歲時貢獻不絕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

縡先事陳主于東宮負才使氣人多怨之及是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于獄中上書畧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如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屍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縡言及之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吳興章華好學能文以無

閥閱除大市令謩謩不能志上書極諫畧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溺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謟佞讒邪升之廟庭今疆埸日蹙旹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于姑蘇矣陳主大怒斬之　章華字仲宗

隋築長城

隋主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今寧夏府靈州周置普樂郡隋初廢後復為郡曰靈武築長城東距河西至綏州西魏置今陝西綏德州是綿歷七百里明年又發丁十五萬于朔方以東緣邊築數十城以遏胡寇

丙陳至德四年隋開皇六年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春正月党項羌西羌别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請降于隋

秋閏八月隋殺其工柱國梁士彦宇文忻劉昉

初士彦討尉遲迥破之代為相州刺史忻與隋主少相厚善用兵有威名隋主皆忌之以譴去官昉亦被疏遠俱懷怨望忻欲使士彦于蒲州起兵已為内應士彦之甥裴通預其謀而告之隋主隱其事以士彦為晉州刺史欲觀其意士彦忻然謂昉等曰天也隋

夸吕以梁大同六年始立距陳隋丙午歲僅四十七年安得在位百年之事總由其時吐谷渾與中國言語不通且未親履其境者遂爾傳聞訛舛前史載外

主因其朝謁執而詰之隋皆伏誅隋主素服臨射殿命百官射三家資物以為戒

冬十月吐谷渾太子訶請降于隋隋主弗納

吐谷渾可汗夸吕在位百年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吕而降請兵于隋邊吏請以兵應之隋主不許太子謀洩被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訶復懼誅謀帥部降隋遣使請兵隋主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

逆乎乃謂使者曰父有過失子當諫諍豈可潛謀非
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朕臣妾各為善事即稱
朕心寃王既欲歸朕朕惟敎寃王為臣子之法不可
遠遣兵馬助為惡事寃王詞乃止

丁未 陳禎明元年隋開皇七年是歲後梁亡凡二國 春二月隋開揚州山陽瀆

即邗溝注見前

突厥沙鉢畧可汗死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沙鉢畧死遣令立其弟葉護突厥官名處羅侯處羅侯與

沙鉢畧之子雍虞閭相讓者五六遂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莫何勇有謀而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以問長孫晟晟對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高熲亦言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明年莫何死兄子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立

夏五月乙巳朔日食

秋九月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後梁自中宗詧至琮亡凡三主合三十三年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人辯曾孫將兵戍之梁主叔父巖字義遠中宗子弟瓛字欽文世宗子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字元方高祖從孫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熲安集遺民拜梁主琮柱國賜爵莒公

冬十一月陳臨平湖（注見前）開

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于佛寺為奴以厭之

初陳高宗殂隋主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之益驕隋主不悅已而問取陳之策于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預之頃我乃濟師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才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柿于江曰若

彼懼而能改
吾復何求

戊陳禎明二年
申隋開皇八年

春三月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谿壑之慾刼奪閭閻驅

迫内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

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

孽物怪人妖毎關聽覽有懷傷惻可出師授律應機

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

寫詔三十萬紙徧諭江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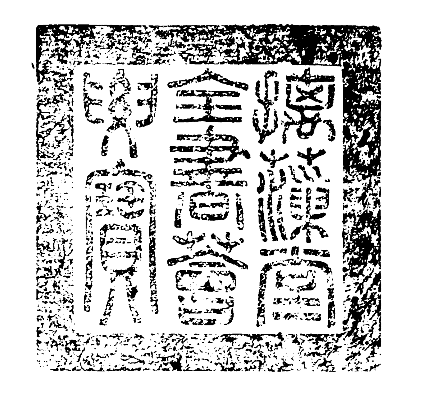
冬十月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于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遂有事于太廟命廣及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後周郡隋改縣今屬江寧府）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字子通東垣人雄之子）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熲為元帥長史王韶

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熲問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寳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在今宜昌府東湖縣北銜枚夜發擊破陳將軍戚昕悉俘其衆遂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

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鬭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護軍將軍樊毅言于僕射袁憲字德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鋭兵五千并出金翅章正之子名舟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為然文慶客卿白陳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奏請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復邇今若出兵事便廢闕由是議久不決陳主從容謂侍臣

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龔述祖